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八

唐 楊倞 註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

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别契劵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鄷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别契劵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

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冠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寛惠而有禮請問為

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
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
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待夫無禮
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
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
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
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
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

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勑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

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

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絶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

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

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

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則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

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説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

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

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

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内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

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

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

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

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

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慤拘録計數纎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

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為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三十　子部

荀子卷九

唐　楊倞　註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說音悅或作税）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其軍政也 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形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 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令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倉忽反 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

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仍相趙從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受令於秦王塡澠塞之內而投己於澠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姦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戰國策韓有張

翠納賂於宣大后也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子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犯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咎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

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

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郄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合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

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謟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謟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為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

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強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矯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

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闕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闕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冲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闔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撲馬撲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餧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至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忻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

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

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自處而待物也禮義

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蠕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蠕與勸學篇蠕同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蠕人元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忠有所壅塞故通之然而終歸之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因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

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各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

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周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旒旗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旒旗之旒摻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仕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擁

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之返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

丁浪反之以刑當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揔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

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務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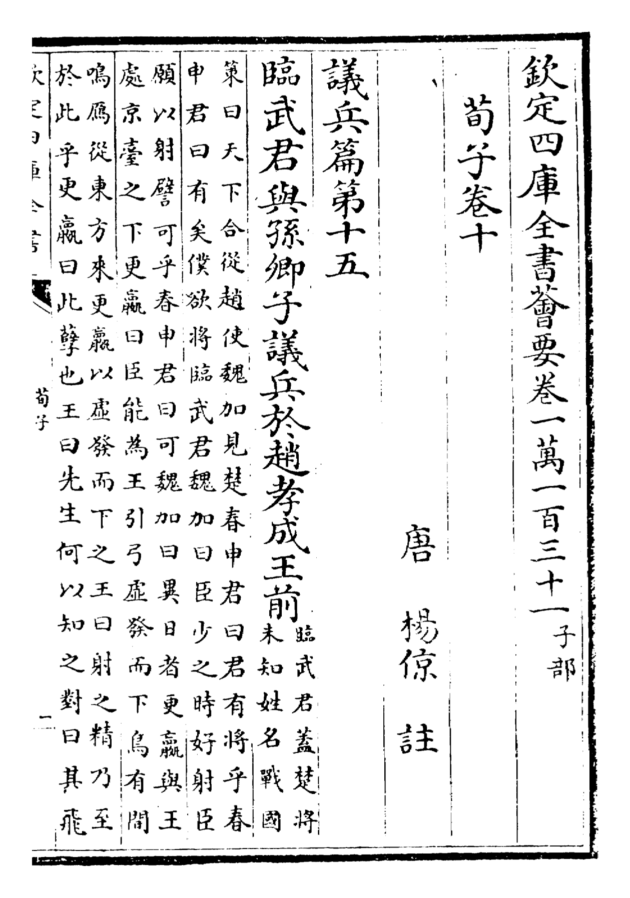
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　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庸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之摠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敘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已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

若利淫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荀子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三十一 子部

荀子卷十

唐 楊倞 註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

徐者其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羣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髙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乘勢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

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繞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

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白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為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耶之利鋒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

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鍾垂也東籠與涷隴同沾濕貌如衣服之沾濕然新序作隴鍾而退無鹿埵字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襲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

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

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若能隆禮驗功則彊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彊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

重者彊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彊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彊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彊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攻當為功精好加功者也窳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彊也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寙疾也音瘐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彊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技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

不賞是無木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而易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債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債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冠軸帶劍軸與冑同漢書作冑帶劍顔師古曰著兜

牟而又帶劍也贏三日之粮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罷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狹隘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劫之以勢謂以威勢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於阸中也忸之以慶

賞狃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賞慶使習以為常狃女九反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音秋或作蹜七由反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衆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衆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尚且為正言泰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

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誅禽滅之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

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勢詐謂以威勢變詐爲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爲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悦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一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獷悍皆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

天下小齊則治隣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隣敵言隣敵受其治化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猶言代強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蟣未聞焉是

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摭也司讀為伺詐欺誑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修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

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敢凌奪矣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

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殭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恡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茍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

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

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犇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捍其賊謂為賊之捍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

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為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戰國策趙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竭蹷顛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説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於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四王謂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爲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

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之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

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之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修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修謂前行已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

之道也功名之揔也辯别也揔要也强國謂彊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鞈堅皃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釶慘如蠭蠆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鉅釶與鍦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楊之間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鍦音啻輕

利僄遫卒如飄風言楚人之撟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為嫖姚之嫖嫖驍勇也遫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眛與蔑同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為盜後為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

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已大笑烙古責反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凜然悚慄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溝池不抇抇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也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

墓鉗亦音掘或曰拑當作相篆文相字與拑字相近遂誤耳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竟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他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和胡卧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尤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為險）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

(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孽謂妖孽祓除之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

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

順從也謂好從恭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為僻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令被化則調和之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處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

則民親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刼我勢為我勢所刼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我甲俞衆奉養必費奉養我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廪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朞

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士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馮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

其地殺戮盡也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十

謹案卷七第三頁前五行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
比也刊本桓訛相今改
第九頁前五行不在躬親小事刊本躬訛窮今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以不隆禮義為成俗刊本禮義
二字倒据正文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由質要刊本要訛晏据左傳改
卷八第一頁後二行雖博傳刊本傳字闕据世德
堂本補

第一頁後六行一人以擇按今書經擇作斁附識於此

第四頁前二行君者儀也云云按帝範注引此條有民者影也民者水也二語附識於此

卷十第三頁前八行隴種東籠而退耳注其義未詳按北史李穆傳罵周文曰籠凍軍士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隴種車騎周隋時尚有此語

第五頁前八行八兩曰錙刋本訛人兩日錙据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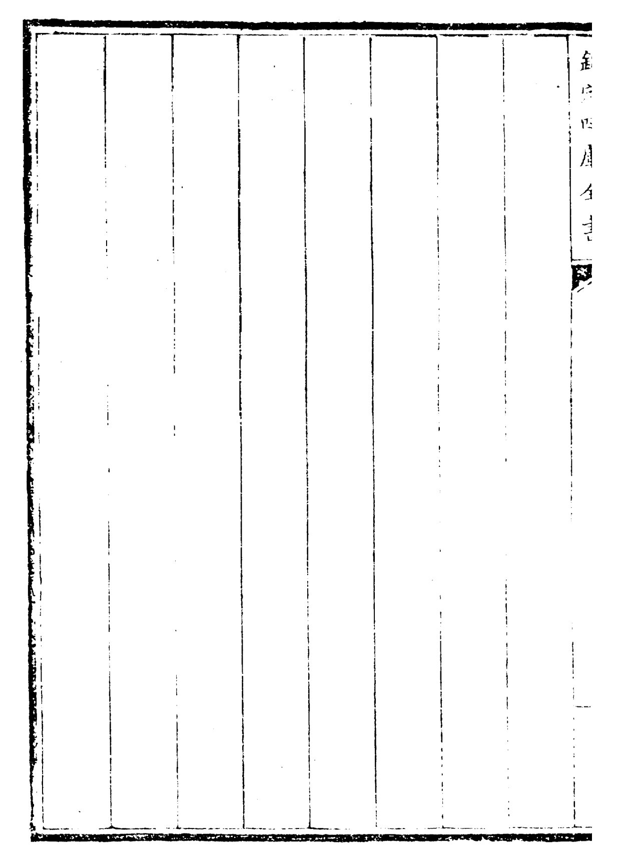
圖互注荀子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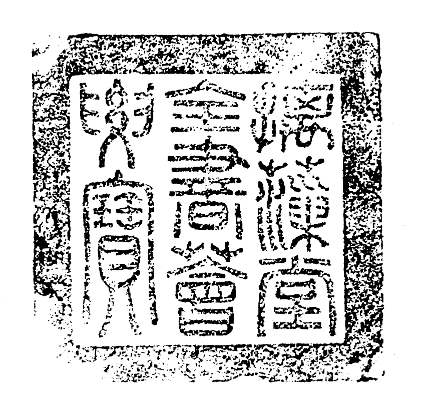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七行參之以此物按韓非子作參之以

比物

第十頁後五行獵與躐同刋本躐訛踐据荀圖互

注荀子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十一

唐　楊倞　註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　齊才細反

剖刑而莫邪巳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劒規模之器也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劒也

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澁砥厲謂磨淬也

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　劙割也音戾劙盤盂刎牛

馬蓋古用試劍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鑄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容易也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開此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盡亡也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

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中商之比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黑色猶闇然黭烏感反厭讀為壓如是百姓劫則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嬴則敖稍嬴緩之則敖謾嬴

音盈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丁仲反非刼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喧嘩也敖喧噪也亦讀為敖謂叫呼之聲敖敖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

妄之威成乎滅亡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戍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莊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右枕幼妾左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方受令於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

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誡教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衆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已下孫卿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雖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者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

功已立則人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耻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慚耻於心無傷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耻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耻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按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

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怨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以用也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亶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

不敺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敺謂驅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勢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安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勢）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

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如蹴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作蹭我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取其二也三國若假城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如也兩者孰足為之兩者

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勢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荅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修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

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

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己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相與陶當為檮杌之檮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己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棄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經縊也救縊而引其足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

而巳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奏百貍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槖或作距衝盡言可以距石矣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歾當為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巳解上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

止用義術則行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死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讀為避視可司間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覬其可代司音伺間隙也剡亦斬也然而秦使左

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為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羡與俱是乃江南漢書地理志沙羡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北與胡貉為隣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隷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圉

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傳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邢史記朱忌謂魏安釐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

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或為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諰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

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

是也假令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父城縣西南也）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廨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

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莧反恬然安閒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秦似之雖然則甚有其諰也諰懼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

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熟比於小事者矣熟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蛭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

者危大荒者亡善為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累功累業至於弊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者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甚多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

之功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

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胷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病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明人君

當先務以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矣本荒

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畧減少也罕希也養畧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渇寒暑未薄而疾薄廹也音博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

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迴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

有眞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鼻口目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

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言天政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皆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功使不蓄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得政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

所不為矣知務道要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也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

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秋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以記識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効之為賞罰以治之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

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匈匈讙譁之聲與訩同音又許同反行下孟反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言常道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詩曰何恤人之

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卹人之言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節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僥倖而不求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

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荅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墜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

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祆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楛耕謂麤惡不精也失薉謂耘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虐也薉與穢同田稼薉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其說甚邇其菑甚慘邇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墜木鳴為淺近然其菑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

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氣之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示急于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

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戾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能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

(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蓄積而我裁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亦無益也)百王

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可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耦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羇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治民者表道

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内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内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内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黄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聃孔子之師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

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刑又胡浛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處先羣衆無門戶也

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信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尚同則政令何施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曰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十一